邵氏聞見錄/卷八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七 ◄

邵氏聞見錄
卷八

► 卷九

呂文穆公既致政，居於洛，今南州坊張觀文宅是也。眞宗祀汾陰，過洛，文穆尚能迎謁。至回鑾，已病，帝爲幸其宅，坐堂中〈 宅後歸張氏，御坐尚在，人不敢居正寢〉，問曰：「卿諸子孰可用？」公對曰：「臣諸子皆豚犬不足用，有侄夷簡，任穎川推官，宰相才也。」帝記其語，遂至大用，文靖公也。先是富韓公之父貧甚，客文穆公門下，一日白公曰：「某兒子十許歲，欲令入書院事廷評、太祝。」公許之，其子韓公也，文穆見之驚曰：「此兒他日名位，與吾相似。」亟令諸子同學，供給甚厚。文穆兩入相，以司徒致仕，後韓公亦兩入相，以司徒致仕，文穆知人之術如此。文靖公亦受其術，文潞公自兗州通判代歸，文靖一見奇之，問潞公曰：「有兗州墨？攜以來。」明日，潞公進墨，文靖熟視久之，蓋欲相潞公手也。薦潞公爲殿中侍御史，爲從官，平貝州，出入將相五十年，以太師致仕，年踰九十。天下謂之文、富二公者，皆出呂氏之門。嗚呼盛哉！

呂文靖公爲相，章獻太后垂簾同聽政。李宸妃薨，章獻祕之，欲以宮人常禮治喪於外，文靖早朝，留身奏曰：「聞禁中貴人暴薨，喪禮宜從厚。」章獻遂挽仁宗入內，少頃，獨坐簾下，召文靖問曰：「一宮人死，相公云云何與？」公曰：「臣待罪宰相，事內外無不當預。」章獻怒曰：「相公欲離間我母子耶？」公從容對曰：「陛下不以劉氏爲念，臣不敢言。尚念劉氏也，喪禮宜從厚。」章獻悟，遽曰：「宮人，李宸妃也，且奈何？」文靖乃請治喪皇儀殿，太后與帝舉哀後苑，百官奉靈　　，繇西華門以出，用一品禮殯洪福寺。公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：「宸妃當以后服殮，用水銀實棺，異時莫道夷簡不曾說來。」章獻皆從之。後章獻上仙，燕王謂仁宗言：「陛下李宸妃所生，妃死

以非命。」仁宗號慟毀頓，不視朝者累日，下哀痛之詔自責，尊宸妃爲皇太后，謚章懿。甫畢章獻殿　　，幸洪福寺祭告，易梓宮，帝親哭視之，后玉色如生，冠服如皇太后者，以有水銀沃之，故不壞也，帝歎息曰：「人言其可信哉！」待劉氏加厚。使仁宗孝德、章獻母道兩全，文靖公先見之明也。嗚呼智哉！

呂文靖公致政，居鄭州。范文正公自參知政事出爲河東陝西宣撫使，過鄭，見文靖公。文靖問曰：「參政出使何也？」文正曰：「某在朝無補，自謂此行欲圖報於外。」文靖笑曰：「參政誤矣！既跬步去朝廷，豈能了事？」文正聞其言，始有悔意。未幾，除資政殿學士、知邠州、兼陝西四路安撫使。時富韓公亦自樞密副使爲河北宣撫使，將還朝，除資政殿學士、知鄆州、兼四路安撫使。嗚呼！文靖公既老，其料天下事尚如此，智數絕人遠矣。

至和間，仁宗不豫，一日少間，思見宰執，執政聞召亟往。呂文靖爲相[1]，使者相望於路，促其行，公按轡益緩，至禁中，諸執政已見上，上體未平，待公久，稍倦，不樂曰：「病中思見卿，何緩也？」文靖徐曰：「陛下不豫，久不視朝，外議頗異。臣待罪宰相，正晝自通衢馳馬入內未便。」帝聞其言，咨歎久之，諸公始有愧色。又文靖夫人因內朝，皇后曰：「上好食糟淮白魚。祖宗舊制，不得取食味於四方，無從可致。相公家壽州，當有之。」夫人歸，欲以十奩爲獻，公見問之，夫人告以故，公曰：「兩奩可耳。」夫人曰：「以備玉食，何惜也？」公悵然曰：「玉食所無之物，人臣之家安得有十奩也？」嗚呼！文靖公者，其智絕人類此。

孫文懿公，眉州眉山人[2]。少時家貧，欲典田赴試京師，自經縣判狀，尉李昭言戲之曰：「似君人物，求試京師者有幾？」文懿以第三登第，後判審官院。李昭言者赴調，見公恐甚，意公不忘前日之言也，公特差昭言知眉州。又公嘗聚徒榮州，貧甚，得束修之物，持歸，爲一村鎮鎮將悉稅之，至公任監左藏庫，鎮將者部州絹綱至，見公愧懼，公慰謝之，以黃金一兩贈其歸，其盛德如此。

韓參政億、李參政若谷、王丞相隨未第時，同於嵩山法王寺讀書。有一男子自言善相曰：「王君，宰相才也；韓、李二君，皆當為執政。王君官雖高，子孫不及韓、李二君之盛。」後韓參政之子 —— 絳、縝皆爲宰相、維爲參知政事；李參政之子 —— 淑，領三院學士，有文名。兩家子孫官學，至今不衰，王丞相之後微矣，異哉！韓參政之孫 —— 宗師侍郎云。

韓參政億、李參政若谷未第時，皆貧，同途赴試京師，共有一席一氈，乃割分之。每出謁，更爲僕。李先登第，授許州長社縣主簿，赴官，自控妻驢，韓爲負一箱。將至長社三十里，李謂韓曰：「恐縣吏來。」箱中止有錢六百，以其半遺韓，相持大哭別去。次舉，韓亦登第。後皆至參知政事，世爲婚姻不絕。韓參政之孫 —— 宗師侍郎云。

慶曆三年，范文正公作參知政事，富文忠公作樞密副使，時盜起京西，掠商、鄧、均、房，光化知軍棄城走。奏至，二公同對上前，富公乞取知軍者行軍法，范公曰：「光化無城郭，無甲兵，知軍所以棄城。乞薄其罪。」仁宗可之。罷朝至政事堂，富公怒甚，謂范公曰：「六丈要作佛耶？」范公笑曰：「人何用作佛？某之所言有理，少定，爲君言之。」富公益不樂，范公從容曰：「上春秋鼎盛，豈可教之殺人？至手滑，吾輩首領皆不保矣！」富公聞之汗下，起立以謝曰：「非某所及也。」富公素以父事范公云。

薛簡肅公知成都，范蜀公方爲舉子，一見愛之，館於府第，俾與子弟講學，每曰：「范君，廊廟人也。」公益自謙退。乘小駟至銅壺閣下，即步行趨府門。踰年人不知爲師客也。簡肅還朝，載蜀公以去。或問簡肅曰：「自成都歸，得何奇物？」曰：「蜀珍產不足道。吾歸得一偉人耳。」時二宋公有大名，一見，與公爲布衣交。及同賦《長嘯卻胡騎》，公賦成，人爭傳誦之。公後爲賢從，事其所立，溫公自以爲不可及也。嗚呼！簡肅公者，可謂知人矣。

胡先生瑗判國子監，其教育諸生皆有法。安厚卿樞密在席下，厚卿苦癇疾，凡聚立廡下、升堂聽講說，人眾，疾輒作。先生使人掖之以歸，調護甚至。厚卿登科，疾良愈，或以與王文康公苦淋疾，及爲樞密使，疾自平正同。蓋人之疾病，隨血氣之通塞，氣血既快，疾亦自愈也。先生每語諸生：「食飽未可據案，或久坐，皆於氣血有傷，當習射投壺，遊息焉。」是亦食不語、寢不言之遺意也。程伊川曰：「凡從安定先生學者，其醇厚和易之氣，望之可知也。」國子監舊有先生祠，紹聖初，林自爲博士聞於朝，徹去。

尹師魯謫崇信軍節度副使，移筠州監酒，得疾。時范文正公知鄧州，聞於朝，乞師魯就醫於鄧，仁宗許之。師魯至，文正日挾醫以往，調護甚備，師魯無甚苦也。一日，文正偶以事未往，師魯遣人招之，文正亟往，師魯隱几端坐，已瞑目矣。文正伏而呼之，師魯復開目，文正問曰：「何所見也？」師魯從容曰：「亦無鬼神，亦無恐怖。」復閉目而絕。呂獻可病，手書以墓銘委司馬溫公，公亟省之，獻可已瞑目矣，公伏而呼之曰：「更有以見囑乎？」獻可復開目曰：「天下尚可爲，君實其自愛。」遂閉目以絕。嗚呼！大君子於死生去來不變蓋如此，至於平生以道義相推重者，獨不能忘也。

王懿恪公拱辰與歐陽文忠公同年進士。文忠自監元、省元赴廷試，銳意魁天下。明日當唱名，夜備新衣一襲，懿恪輒先衣以入，文忠怪焉。懿恪笑曰：「爲狀元者當衣此。」至唱名，果第一。後懿恪、文忠同為薛簡肅公子壻，文忠先娶懿恪夫人之姊，再娶其妹，故文忠有「舊女婿爲新女婿，大姨夫作小姨夫」之戲。懿恪早貴，文忠自選入館職，謫夷陵時，懿恪已爲知制誥，後入翰林爲學士，盡轉八座尚書。熙寧初，拜宣徽使，遍歷藩府。元豐初，召還，赴院供職，出判北京，特賜笏頭毬露金帶，佩魚，如兩府之所服者，懿恪以表謝曰：「橫金三紀，未佩隨身之魚；賜帶萬釘，改觀在廷之目也。」蓋祖宗舊制：見任兩府，許笏頭毬露金帶，佩魚；前任者，非得旨，不許。尚書、翰林學士於御仙花金帶上佩魚者，元豐近制也，惟方團胯帶乃可佩魚，毬露帶，方團胯也，故曰近制也。文忠與懿恪雖友壻，文忠心少之。文忠爲參政時，吏擬進懿恪僕射，文忠曰：「僕射，宰相官也。王拱辰非曾任宰相者，不可。」改東宮官，以至拜宣徽使，終身不至執政。葢懿恪主呂文靖，文忠主范文正，其黨不同云。

天聖、明道中，錢文僖公自樞密留守西都，謝希深爲通判，歐陽永叔爲推官，尹師魯爲掌書記，梅聖俞爲主簿，皆天下之士，錢相遇之甚厚。多會於普明院 —— 白樂天故宅也，有唐九老畫像，錢相與希深而下，亦畫其旁。因府第起雙桂樓，西城建臨園驛，命永叔、師魯作記。永叔文先成，凡千餘言，師魯曰：「某止用五百字可記。」及成，永叔服其簡古，永叔自此始爲古文。錢相謂希深曰：「君輩臺閣禁從之選也，當用意史學，以所聞見擬之。」故有一書，稱之《都廳閒話》者，諸公之所著也。一時幕府之盛，天下稱之。又有知名進士十人，游希深、永叔之門生，王復、王尚恭爲稱首。時科舉法寬，秋試府園醮廳，希深監試，永叔、聖俞爲試官，王復欲往請懷州解，永叔曰：「王尚恭作解元矣。」王復不行，則又曰：「解元非王復不可。」蓋諸生文賦，平日已次第之矣，其公如此。當朝廷無事，郡府多暇，錢相與諸公行樂無虛日，一日，出長夏門，屏騎從，同步至午橋，訪郭隱君，郭不知爲錢相也，草具置酒，錢甚喜，不忍去。至晚，衙騎從來，郭君亦不爲動，亦不加禮。抵暮別去，送及門曰：「野人未嘗至府廷，無從謁謝。」錢相悵然謂諸公曰：「斯人視富貴為如何？可愧也！」郭君，名延卿，時年踰八十，少從張文定公、呂文穆公游，以文行稱。張、呂二公相繼入相，薦於朝，命以職官，不出。洛人至今呼爲郭五秀才莊云。

謝希深、歐陽永叔官洛陽時，同游嵩山，自潁陽歸，暮抵龍門香山，雪作，登石樓望都城，各有所懷。忽於煙靄中有策馬渡伊水來者，既至，乃錢相遣廚傳、歌妓至。吏傳公言曰：「山行良勞，當少留龍門賞雪，府事簡，無遽歸也。」錢相遇諸公之厚類此。

後錢相謫漢東，諸公送別至彭婆鎮，錢相置酒作長短句，俾妓歌之，甚悲，錢相泣下，諸公皆泣下。王沂公代爲留守，御吏如束濕，諸公俱不堪其憂。日訝其多出游，責曰：「公等自比寇萊公何如？寇萊公尚坐奢縱，取禍貶死，況其下者！」希深而下不敢對，永叔取手板起立曰：「以修論之，萊公之禍不在杯酒，在老不知退爾。」時沂公年已高，若爲之動，諸公偉之。永叔後用沂公薦入館，然猶不忘錢相。或謂錢相薨，易名者三，卒得美謚，永叔之力云。

賈內翰黯以狀元及第歸鄧州，范文正公爲守，內翰謝文正曰：「某晚生，偶得科第，願受教。」文正曰：「君不憂不顯，惟『不欺』二字，可終身行之。」內翰拜其言不忘，每語人曰：「吾得於范文正者，平生用之不盡也。」嗚呼！得文正公二字者，足以爲一代之名臣矣。

狄武襄公青初以散直爲延州指揮使，時西夏用兵，武襄以智勇收奇功。嘗被髮帶銅鑄人面，突圍陷陣，往來如神，震畏懾服，無敢當者。而識達光遠，賢士大夫翕然稱之，尤爲范文正、范忠獻、韓正獻諸公所知。文正公授以《春秋》《漢書》曰：「爲將而不知古今，匹夫之勇耳。」武襄感服，自勉勵無怠。後位樞密，或告以當推狄梁公爲遠祖，武襄愧謝曰：「某出田家，少爲兵，安敢祖唐之忠臣梁公者。」又或勸去鬢間字，則曰：「某雖貴，不忘本也。」每至韓忠獻家，必拜於廟廷之下，入拜夫人甚恭，以郎君之禮待其子弟，其異於人如此。郭宣徽逵少時，人物已魁偉，日懷二餅，讀《漢書》於京師州西酒樓上，飢卽食其餅，沽酒一升飲，再讀書，抵暮歸，率以爲常，酒家異之，後亦以散直爲延州指使。范文正公爲帥，令主私藏，端坐終日不出門，文正益任之，韓魏公代文正公，宣徽又事之，魏公尤器重，屢立大功，進至副都總管。治平中，召爲簽書樞密院。楊太尉遂，微時爲文潞公虞候吏，每燕會，太尉獨不食餘饌，他人與之，亦不顧，潞公以此奇之。公定貝州，太尉穴地道入城先登，受上賞，後官至節度使。苗太尉授爲小官時，客京師逆旅中，未嘗出行，同輩以爲笑，後爲名將帥，官節度使，兩除殿帥。四人者，其功業、智勇、貧賤、遇合，略相似，故並書之。

杜祁公少時客濟源，有縣令者能相人，厚遇之。與縣之大姓相里氏議婚不成，祁公亦別娶。久之，祁公妻死，令曰：「相里女子，當作國夫人矣。」相里兄弟二人，前卻祁公之議者，兄也，令召其弟曰：「秀才杜君，人材足依也，當以女弟妻之。」議定，其兄尤之，弟曰：「杜君，令之重客。令之意，其可違？」兄悵然曰：「姑從之，俾教諸兒讀書耳。」祁公未成婚，赴試京師，登科，相里之兄厚資往見，公曰：「婚已定議，其敢違？某既出仕，頗憂門下無教兒讀書者爾。」兄遺卻之，相里之兄大慙以歸。祁公

既娶相里夫人，至從官，以兩郊禮奏異姓恩，任相里之弟，後官至員外郎。任道司門爲先公云。

余爲潞州長子縣尉，西寺中有王文康公祠，其老僧爲余言：「文康公之父，邑人也，以教授村童為業。有兒年七八歲，不能養，欲施寺之祖師。祖師善相，謂曰：『兒相貴，可令讀書。』」因以錢幣資之，是謂文康公。後公貴，祖師已死，命寺僧因祠之。文康公最受寇萊公之知，因妻以女，居洛陽陶化坊，洛人至今謂之西州王相公宅云。有子益恭、益柔。益柔官龍圖閣直學士，有時名。孫慎言、慎行、慎術，俱列大夫，皆賢，從康節先生交遊也。

↑ 此處有誤，考《宋史・仁宗紀》，呂夷簡已薨於慶曆四年九月戊辰

↑ 原作「眉州魚蛇人」，據《宋史・孫抃傳》改